

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概述

范宏贵

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按中国确定的民族有 12 个,还有 2 个民族成分未定;按越南确定的民族有 26 个。这种差异是因两国划分民族的标准和方法不同所致。这些民族可分为四类:一是从中国迁入越南的民族;二是居住原地的土著民族;三是从越南迁到中国的民族;四是从中国转老挝进入越南的民族。重视跨境民族的工作,对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有积极作用。

作者范宏贵,1934 年生,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地址:南宁市,邮编 530006。

中国和越南有 1353 公里漫长的陆地边界线,相交界之处,中国一侧的省(区)市县是:广西的防城港、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那坡,云南的富宁、麻栗坡、马关、河口、金平、绿春、江城等;越南一侧的省是:广宁、谅山、高平、河江、老街、莱州。

中越两国跨国境而居的民族,按中国已确定的民族成分来计算,有 12 个民族:壮、傣、布依、苗、瑶、汉、彝、哈尼、拉祜、仫佬、京、回。克木人和莽人民族成分未定。按越南已确定的民族成分来计算,有 26 个民族:京(越)、岱、侬、泰、布依、热依、山斋、泐、赫蒙(苗)、瑶、巴天、拉基、布标、哈尼、拉祜、保保、普拉、华(汉)、艾、仫佬、莽、贡、西拉、克木、占、山由。中越两国相差 14 个民族之多,这是因为中越两国划分民族的标准不同。中国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四个特征来识别民族,一是共同的语言,二是共同的地域,三是共同的经济生活,四是共同的心理素质。越南则是在上述斯大林提出的四个特征基础上提出识别民族的三条标准,一是语言,二是文化生活,三是民族自觉意识,其中又较重视民族自觉意识,即本人愿意承认是什么民族。中越两国划分民族的标准虽然有所不同,但有的还是按照数百年不变的传统来确认的,如苗、瑶、汉、哈尼等族。有的民族名异实同,下面将论述到。中越两国划分的民族有些是相同的,如京(越)、苗(赫蒙)、仫佬、拉祜。有的在中国是一个民族,在越南则是两个民族,如中国是傣族,越南是泰族、泐族;中国是布依族,越南是布依族、热依族;中国是彝族,越南是保保族、普拉族;中国是汉族,越南是华(汉)族、艾族。有的在中国是一个民族,在越南是 3 个民族,如中国是瑶族,越南是瑶族、巴天族、山由族;中国是哈尼族,越南是哈尼族、西拉族、贡族。有的在中国是一个民族,在越南是 5 个民族,如中国是壮族,越南是岱族、侬族、布标族、拉基族、山斋族。越南的山斋族由高栏人和山子人两部分组成,在中国高栏人是壮族的一部分,山子是瑶族

越南新颁布的民族名称说明,有些民族有两个族称,另一族称用括号表示,下同。

的一部分。越南的占族在历史上有少数迁移到海南岛定居,现在是中国回族的一小部分。

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可分为如下四类来论述。

第一类是从中国迁入越南的民族,在跨境民族中占大多数,若按中国的民族成分计算有壮、傣、布依、苗、瑶、仫佬、汉、哈尼、拉祜、彝等 10 个民族,占跨境民族的 83.3%。如按越南的民族成分计算有岱、侬、山斋、拉基、布标、泰、泐、布依、热依、赫蒙、瑶、巴天、山由、华、艾、仫佬、哈尼、贡、拉祜、侃侃、普拉等 21 个民族,占跨境民族的 80.8%。

中国的壮族有 1548 万多人(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下同),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另外在广东、四川、贵州、湖南等省也有少量分布。越南的岱族有 119 万多人(1989 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下同),主要分布在越南的高平、谅山、北太、宣光、河江、安沛、老街等省。侬族有 70.5 万多人,主要居住在谅山、高平、北太、河北、河江、老街、宣化、安沛等省。岱、侬族的关系非常密切,由于语言和习俗基本相同,所以越南政府为岱、侬族创制的拉丁化新的拼音文字用的是一套方案,族称也两个联用在一起。今天的岱族在历史上称为土人,由自称而来。中越边境中国广西一侧的壮族有一部分人也自称土人,史书上也称他们为土人。1956 年 8 月,越南成立越北自治区时,因土人中有一些自称为岱(Tay),故将土族改称为岱族。岱族与侬族的主要区别是“侬是客户,土是厝人”。即是说,1802 年越南阮朝统治整个越南之前,迁入或已定居越南的称为岱,而在此之后迁入越南的称为侬。壮、岱、侬同为百越人的一支分化发展而成。越南学者黄南认为,1084 年,交趾脱离中国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划定了中国与交趾的疆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岱、侬族受京(越)族的影响较多,特别是岱族受京族的影响更深。中国的壮族受汉族更多的影响。由于外来影响不同,深浅不一,便分化形成 3 个不同的民族。

中国史籍《古今图书集成》卷 1448 载,中越边境中国广西一侧的结安州(今广西天等县境内)人“居址无定”,全茗州(今广西大新县全茗乡)人“住去无常”,结伦州(今广西天等县境内)人“原无定在”,都结州(今广西隆安县都结乡)人“民无定居”。越南史籍《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 70 载,明命十一年(1830)十二月,“惟侬人刀耕水耨,迁徙不常”。两国史籍印证,19 世纪上半叶侬人还在迁移中。为了逃避天灾人祸和进行开荒,中国有一些壮族移居越南。抗日战争时期,有的壮人避居越南。广西龙州县金龙乡其逐村的村民,为了逃避国民党政府的抓兵拉夫,有一部分人越过边界,在越南定居。直至现在,在中国一侧的称为下其逐村,在越南一侧的称为上其逐村,两村相距不足一华里。在中国的叫壮族,在越南的叫侬族。侬族有很多支系,是按他们在中国的故乡而命名的,如从下雷州(今广西大新县下雷乡)迁入越南的叫雷侬;从龙英州(今广西天等县龙茗乡)迁入越南的叫英侬;从结安州迁入越南的叫安侬;从万承州(今大新县龙门乡)迁入越南的叫万承侬;从广西龙州迁入越南的叫昭(州)侬;从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迁入的叫归顺侬;从富州(今云南省富宁县)迁入越南的叫富侬。

高栏人,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广西防城港市沿中越边界的板八、江龙、竹山等乡村,估计有几千人。因他们居住高栏房即干栏房,自称高栏人。1977 年冬,笔者到板八公社细坑大队距离中越边界界碑约 1 公里的村屯调查得知,1949 年以前,这里居住着 120 多户高栏人,后有 50 多

越南《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 159。

[越南]黄南:《议岱、侬族的关系》,《关于确定越南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成分问题》,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48—249 页。

户迁入越南居住,目的是想寻找一个生产和生活更理想的地方,其余的 70 来户留居原地。他们的语言与当地壮人的语言相通。越南的高栏人与山子人合在一起组成山斋族,主要居住在宣光、北太、河北、广宁、安沛、高平、谅山等省,有 11 万多人。越南安沛省安平县新香乡赵文珍的家谱记载,他们的先祖原来居住在“大明国广东省北海道钦州府贴浪都笔符白村那邪”。明朝末年,世道混乱,村舍被劫,流浪他乡谋生,进入越南居住。越南富寿省端雄的高栏人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广东钦州、廉州白云山脉的人(现钦州、廉州改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明末清初,因战乱而移居越南,迁徙路线是:越南广安省横湖——谅山——太原——富寿端雄。他们唱的“兴歌”还提到在中国的情况,“八山斩竹条条落,无底登王十万山;广东买藕广西栽,返藕经成何处去。天星浪浪到天游,花开月亮到雷州;行过双关关双雪,雪水油油过去山”。另一首叫《第一夜》的“兴歌”追述了他们祖先原来居住在白雪皑皑的地方,到过玉林(广西所属),转到乌蛮地(今广西横县有乌蛮滩),其中有 30 多行专门歌唱刘三姐,称她是歌仙,到过交州府。歌中还唱到梁山伯与祝英台、鲁班、彭祖。

拉基人,在中国主要分布于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中越边境的南劳、仁和、夹寒箐等 5 个乡,180 多户,1631 人(1989 年统计)。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刘文征撰《滇志》卷 30 有很简单的记载:“喇记,其类在教化三部”。教化三部即今文山县。民国时撰写的《新编麻栗坡特别区地志资料》中卷载:“那机人,其类独一,语言与侬人通……只知耕作而食,不知文教。清乾隆时,为侬人所逐,现本村只有数户,其服与摆夷同”。他们的传说讲,他们的祖先原来居住在阿迷州(今云南省开远市),后被迫迁移。越南的拉基人主要分布在河江省,有 7500 多人。越南民族学调查得知,拉基人的祖先原来居住在中国,为了寻找一块土地肥沃的地方,一次迷失了方向,见一群蜜蜂飞向一个地方采蜜,便跟着蜜蜂走,进入越南地界,到了距离边界 7 公里的地方定居下来,后来又移居其他地方。

布标人,在中国主要分布于云南省麻栗坡县董干乡、铁厂乡,有 309 人(1989 年统计)。以前居住在云南省广南府普梅大洞(今属富宁县),后来向西迁移,有的转入越南。越南的布标人居住在河江省,有 319 人。20 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称他们为布标苗。现在只知道他们是从中国迁入越南的,何时何地还不清楚。

布依族,在中国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少量分布在云南和四川省,有 254 万多人。越南的布依族主要分布在老街和河江省,有 1400 多人。《明太祖实录》卷 156 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云南都匀苗蛮叛,率兵讨之,斩首四千七百余级,擒获六千三百九十余人。收剿寨洞一百五十二处,粮谷三万一千一百石有奇”。都匀是贵州的地名,原来他们是从贵州流徙到云南,可见数量较多。都匀是布依族聚居的地方。现在未听说云南有都匀“蛮”或人,但越南却有,越南都匀人的家谱记载,至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0),他们已迁移到越南。1925 年云南省发生黄水舟事变,都匀人经马关、河口避难进入越南。他们怀念故乡,还用从贵州带来的种子种出来的叶子叫“家乡叶”包粽子。1974 年,越南确定他们是都匀族,1979 年与布依人合为布依族。越南布依族有一支叫布那或贵州人。据他们的家谱记载,19 世纪初,他们的祖先从贵州省望谟、罗甸、惠水、安顺等县南迁,有一群人沿任河进入越南河江省管霸县决胜乡,后来另一批人沿儒桂河移居越南河江省同文县。他们举行丧事时,要把亡灵送到贵州省某村寨的故乡。据中国的

[越南]吕文卢:《关于高栏人历史起源的研究》,越南《历史研究》1963 年 10 月号。

[越南]方册(陆文宝)搜集、翻译:《高栏民歌》,河内文化出版社 1981 年版。

史籍记载,布依人进入越南的时间更早,清代《高宗实录》卷 433 载,乾隆十八年(1753)，“开化府属沿边与交趾接壤,马白、八寨、坝洒等汛又与沙匪所据之(越南)猛康、洪水接壤”。沙人即今布依人,“沙匪”是对布依人的辱称。

中国的傣族分布在云南省,聚居于西双版纳州、德宏州,少量分布在其他很多县,中越边境的马关、金平、绿春也有分布,有 102 万多人。越南的泰族主要分布在山罗、义安、清化、莱州、老街、安沛等省,有 100 万人。据越南泰人用泰文手写的《版勐纪事》(类似中国傣族的《泐史》)记载,大约在 11—12 世纪时,西双版纳的傣人迁移到越南的西北部。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2),刀美林和刀美玉两兄弟,兄是越南兴化昭晋州土目,弟是中国云南省临安府建水县勐梭土掌寨,俩人都是土司,领地连成一片,但分属两个国家。传说,云南省金平县勐拉乡的白傣人是从越南迁入的。中国傣人与越南泰人有亲友关系,平日互相跨过边境,到对方的圩市交换产品,访亲会友。

泐人,在中国是傣族的一部分,在越南是单一民族,自称泐。分布在莱州省,有 3600 多人。

苗族,在中国分布于贵州、云南、湖南、广西、海南、湖北等省区,有 657 万多人。越南的苗族分布在河江、莱州、山罗、安沛、高平、义安、宣光、清化等省,有 55 万多人。越南苗族全是从中国迁移到越南的,支系的划分大体相同,有白苗、黑苗、花苗、青苗、水苗、汉苗等。最早进入越南的时间大约是明末清初,从贵州直接迁入越南河江省苗旺县,因此不少苗族视苗旺是他们的故乡。也有从云南省金平、屏边县进入越南的,还有从广西直接进入越南的。1867 年,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进入越南,1869 年征战到老街途中,曾与上万白苗人大战,可见当时他们人多势强。到 20 世纪 50 年代,还有少量苗族迁入越南。

瑶族,在中国分布于广西的最多,其次是湖南、云南、广东、贵州等省,总人口有 213 万多人。在越南分布于河江、高平、宣光、老街、安沛、广宁、北太、莱州、谅山、山罗等省,有 47 万多人,全是从中国迁入的。越南瑶族大多以服饰划分支系,有大板瑶、小板瑶、蓝靛瑶、白裤瑶、红瑶、窄裤瑶、钱瑶、青衣瑶,只有芦岗瑶的意思是后来的瑶人。越南瑶族虽然支系很多,却没有中国瑶族那么复杂,实际上越南的白裤瑶、红瑶与中国相应名称的瑶族不同,归纳起来也只有中国所说的盘瑶和蓝靛瑶两支。和中国的盘瑶一样,他们大多都有《过山榜》,记载了他们先祖的迁徙路线和居住的地方,因此,他们的来历都比较清楚。他们大多数是从广西迁入越南,少数是由云南进入越南,从明代开始,由陆路和海路移居越南;有的派人先行,待觅到理想的地方后,就寄《信歌》回中国的老家,告知行走路线,继续搬迁来。1995 年笔者访问越南时,在谅山遇见一位 30 多岁的邓姓盘瑶在卖草药,他父辈是从广西宁明县中越边界的公母山迁入越南的。双方的瑶族现在有的还有交往。

越南的巴天族,自称巴亨,意为八个姓。中国的瑶族中有八姓瑶和七姓瑶,都属于同一支,分布在广西、湖南、贵州等省区。巴天族分布在河江、宣光省,有 3600 多人。他们也有《过山榜》,17—18 世纪期间,与瑶人一道由海路来到越南芒街,转到太原,再移居其他地方。

1978 年,越南确认有水族,分布在宣光省沾化县红光乡,仅有 55 人,是中国贵州的水族迁入越南的,1979 年划入巴天族。

越南的山由族是山瑶的变音,山瑶在中国是瑶族的一部分。山由族分布在北太、永富、河北、广宁、宣光等省,有 94,000 多人。明末清初,由广东、广西转入越南,讲的是广东土话。

中国的彝族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有 657 万多人。越南的侬侬族主要分布在高平、河江、莱州等省,有 3100 多人。侬侬族全是从中国云南省直接迁入越南和转经广西进

入越南的。《大越史记》本纪实录卷2黎纪二载,绍平二年(1435)二月,“罗罗斯甸国人来贡。罗罗斯在哀礼之北,与云南接壤,衣服如云南俗,而拜谢皆自发声”。其国位于河江省一带,可见1435年以前傈僳人已进入越南。后来的苗、岱族认为傈僳族是最早开发同文、苗旺的人且立了大功,因此,每当耕种完毕或遇到虫灾,得供祭傈僳鬼,祈求保佑庄稼。

1998年10月,笔者与越南考古学博士、现任越南文化通讯部民族文化司专员的卢天宝(傈僳族)交谈得知,他1951年出生于河江省苗旺县苗旺乡,距离中国广西那坡县45公里。祖父名字叫卢大明,是云南省富宁县上蓬乡人,1945年以前,任富宁县县长,祖父辈是中国彝族。父亲娶越南傈僳族女子为妻后,迁居越南,1990年去世。

中国的彝族中有一支叫“朴拉”,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东南部的广南、麻栗坡、西畴、砚山、文山、马关、河口、金平、屏边等县,有的县与越南交界。越南的普拉人是单一民族,主要分布在老街省,少量分布在安沛、河江、莱州省,有6400多人,分黑普拉、白普拉、花普拉、汉普拉四支系。他们从中国云南省迁入越南。现在双边的普拉人交往仍密切,互通婚姻。

中国的哈尼族全部居住在云南省,聚居于红河州、西双版纳州、思茅地区,有125万多人。越南的哈尼族分布在莱州、老街省,有12,000多人。16世纪下半叶,他们的祖先从金平、绿春县迁入越南。19世纪初又有一批哈尼人从马关进入越南老街。有的迁往越南后,又搬回中国云南。双边的哈尼族还保留父子连名制的特点,他们能背诵从始祖到自己的名字,实际上就是一部家谱。不分国籍,只要某代的祖先相同(背得出来),他们就格外亲切。现在双方仍有交往。

越南的贡族和西拉族是哈尼族的两支演化而成。贡族分布在莱州省,有1200多人。

拉祜族,在中国全分布在云南省,聚居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中越边境的江城、金平县也有少量分布,有41万多人。越南的拉祜族全部居住在莱州省勐磬县,有5300多人。双边都有黄拉祜、黑拉祜、白拉祜之分。大约19世纪初从云南省金平、绿春县迁到越南,耕种比他们先到越南的哈尼人遗留下来的荒田。

仡佬族,在中国分布于贵州、广西、四川等省区,有43万多人,在越南分布于河江省,有1400多人,有红仡佬、白仡佬、青仡佬三个支系,中国仡佬族的支系比越南仡佬族复杂得多。从18世纪中叶开始,第一批仡佬人由贵州过云南转入越南,至19世纪中叶,最后一批进入越南完毕。

中国的汉族分布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有10.4亿人。越南的华族主要分布在胡志明市,以第五、六郡(旧堤岸)最集中,此外,同奈、朔庄、明海、坚江、芹苴、安江等省也有较多的分布,几乎遍及整个越南,有90多万人。原籍成为他们的自称,如广东人、海南人、福建人、潮州人、廉州人、上方人(云南省汉人)。汉族迁入越南的历史悠久,每个朝代都有向越南移民的。明末清初,龙门总兵杨彦迪等四位将领不愿臣服清朝,1679年带领约5000人渡海外逃,飘泊到越南沱囊(今岷港),当地统治者安置他们到荒无人烟的南方开发。1680年,广东雷州府海康人莫玖以同样原因开发了河仙。至今这些人的后裔被称为明乡人,意思是他们的故乡在明朝。在越南南方的很多市镇设有明乡人会馆。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还有移民到越南的。不少华人已变成越南人。

中国的客家人、疍民是汉族的一部分,越南则划为单一民族,叫艾族,分布在北太、同奈、宣光、河北等省,有1100多人。他们于17世纪迁到越南。

华人、艾人对促进越南经济、文化的发展有过贡献。1978年越南排华,有上百万的华人、

华侨被迫离开越南到其他国家谋生。

第二类是原来就居住在当地的土著,只是国界把他们划属不同的国家。莽人是傣人来到西双版纳之前的土著,傣人称他们为插满、岔满,意思是在山林里没有名字的人。中国史书记载,莽人18世纪时在这一带很活跃。越南的莽族分布在莱州省的勐磑、笙湖、勐莱县,有2200多人。中国的莽人居住在云南省金平县,约400人(1982年)。中越两国的莽人加在一起不足3000人,濒临消亡。

第三类是从越南迁到中国的民族,即由南向北的迁移,民族和人数都较少。中国的京族主要分布在广西防城港市山心、万尾、巫头、江平等村镇,有18,000多人,与越南隔海数公里相望,陆路10来公里可进入越南。他们主要从事海洋捕渔业。万尾村的乡约记载:“先祖父洪顺三年(1511)从涂山漂流到此,立居乡邑”。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渔民,为追赶鱼群而迁到这里。这些村的京语在语音上略有差异,从语音的特点看,有的村的语音与越南的太平省的语音相同,极可能是从太平迁来的。越南京族是主体民族,有5500多万人,分布在全国各省市。双方京族通婚,有亲友关系。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他们在中越边境贸易中十分活跃。

中国的回族主要分布在宁夏、甘肃、青海、河南、云南等省区,有860多万人。海南省三亚市羊栏区回新和回辉两个乡,有回族约4000人,自称u tsaan(乌占)。中国的回族绝大多数讲汉语,唯有这里的回族有自己的语言,语言学家的调查研究证明,他们的语言中有不少越南占族语言成分。《宋史》卷489载:“雍熙三年(986)……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罗遏为交趾所逼,率其族百口来附……端拱元年(988)广州又言: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一人来附”。与他们的家谱记载相符。

第四类是从老挝移居越南的民族,但与中国的少数民族有关。越南的西拉族主要分布在莱州省,有594人。在中国是哈尼族的一部分,16—17世纪时,从云南迁入老挝,19世纪初再从老挝移居越南。

越南的克木族大约于18世纪从老挝进入越南,现在分布在义安、莱州、山罗等省,有2800多人。中国的克木人前几年划入布朗族,在越南则是单一民族。至今双方的克木人还有交往。

中越两国跨境民族的特点是:民族多,人口众,关系复杂,民族的划分不同,族称往往有差异。跨境的历史悠久,从古至今移民没有间断过。近50年来,越南一侧人口多的跨境民族中有一小部分迁移到远离中越边界的越南南方。从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的整体看,中越边境东北—西南走向,是民族迁徙的走廊。重视跨境民族的工作,对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有积极作用。

由于各国划分民族标准和方法不同,出现的民族就各异。如何划分民族是各国的内部事务,应互不干涉,互相尊重,不能强求一致。因为所取的各族族称不完全相同,从不同的族称来观察,犹如地下河或云雾遮盖住的山,看不清他们的真面目。这就需要通过研究,揭开迷惑人的不同族称的面纱,找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各国的管理,发展友好关系,建设边疆,巩固国防。

产生某些民族跨国境而居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种:第一种是原住民族被后来出现的国境线划分在两个不同的国家;第二种是民族迁徙造成的。但第一种情况并不排斥第二种情况的出现。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中因迁徙而造成情况较复杂,有从中国迁往越南的,也有从越南流向中国的,还有经第三国转入的。这些民族迁移的原因,大量的调查资料、传说、史籍记载证明,大多数(次)是为谋生而寻找一块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更理想的地方,并非像某些人说

的是因为某个大民族的压迫、扩张而造成迁徙。因民族战争、民族压迫而逃亡他乡他国的情况有,但不是普遍现象。这样,就出现国境线与民族分布线不吻合的情况。国境线相对稳定,而民族分布线就比国境线的变化大些,跨境民族的数量时寡时众,分布面时宽时窄,边境两侧人口时多时少。

跨境民族互相之间的接触与交往主要有经济性质和感情性质两种。在中越边境线上除设有国家级和省(区)级的口岸凭证件出入境外,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估计有上千条小径可通往两国。他们之间通过大路小径密切接触、交往。

经济交往:中越边境两侧的各族人民基本上是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某些民族为获取所缺的铁制农具、锅碗、棉花、麻、布、针线、保暖热水瓶等轻工家用产品必须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易活动。边境两侧都有定期的圩日,他们越过边界去赶圩,把自己有优势的土特产品拿到圩市出售,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前数个月,边境战争的尘埃尚未落定,和平的气氛已笼罩大地,但边境两侧仍然布满地雷,人们只能行走在已踩出的小道上。当时笔者到广西靖西县壮族居住的孟麻村调查近一个月。该村距离国界界碑仅2公里,每逢圩日,越南的岱族、侬族群众挑着竹笋、玉米、猎获的野兽来出售,买回大米和其他轻工产品。随后,笔者又到越南高平省茶岭县赶圩,这里距国界7公里,来赶圩的有壮、岱、侬、苗、瑶、傈傈等族群众。此外,非圩日,还有登门交换产品的。这种性质的交往不一定要互相认识,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使他们不断接触、交往,联系在一起。中越关系正常化后,边境贸易日益升温,现在搞得如火如荼,不少人从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而发财致富,摆脱了贫困。

感情交往:在跨境民族中实质同一的民族,由于语言、习俗、信仰等等相同,交往非常密切,尤其是有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的人们交往更密切,闲暇时互相走访,节日和婚丧喜庆的日子必定前往。过去,他们的国家观念淡薄,同族人和亲属感情往往超过其他观念和感情。近几十年来,国家观念才逐渐有所增强。现今,祖孙两代、兄弟姊妹、堂表兄弟姊妹、叔伯与侄儿、舅舅与外甥等等分居两国的现象并非罕见。广西凭祥市边境与越南有这种关系的人家约占40%。抗日、抗法、抗美战争时期,他们互相支持、帮助的佳话多得可以写几本书。越南傈傈族有种习俗,人死后,亲友要敲打铜鼓,把亡灵送回死者在中国的故乡。当年,遇有丧事,傈傈族穿越火线,到中国云南省富宁县请来彝族的祭师,又冒着风险来到越南北江省的傈傈族丧家。1977年冬,笔者到广西防城族自治县(今改为防城港市)板八公社(今为乡)调查瑶族情况时得知,中国一侧的瑶族借越南海宁省瑶族的盘王图像祭祀。笔者还见到,有7位越南侬族姑娘走了几十里路到广西靖西县孟麻村喝亲戚的喜酒,住了3天才返回越南。每当清明时节,越南的各族边民,通过口岸和小径络绎不绝到中国一侧扫墓祭祖,顺便探访亲友,住上几天才回越南。

50年来,中国和越南都经过各种风风雨雨,一旦某国出现天灾人祸,造成生活困难,或因一场政治运动,出现社会动荡,就会有人流向生活好、社会稳定的一侧。以与越南毗邻的广西靖西县为例,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有当地的壮族群众移居越南,而1958—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最甚,有上万壮族群众到越南投亲靠友,解决饥荒问题,中国生活好转后,他们才逐渐返回故里。1970—1989年,越南经济危机时,越南的普拉族人口锐减,当局感到迷惑,经过调查才知道,他们因生活贫困,自发迁往云南省,在云南有他们同一民族的亲友。由此看来,边境各族人民的流向,实际上成为测量该国生活状况和社会稳定程度的晴雨表。

(责任编辑 华祖根)

Contents and Abstracts

Ethno - National Studies

No.6 1999

·Treatises on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Some Theoretical Questions concerning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Ge Gongshang**(1)

First of all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cientific definition and appellation of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at the angle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 then focuses attention on the restrictions and influence upon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imposed by the theories , principles and ideas such as ‘ the unchangeableness of the existing political boundaries ’, ‘ the supremeness of state sovereignty ’, ‘ competitions of the overall strength among nation - states ’, etc. ;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se theories , principles and ideas , under common circumstances , not only decide the orientation of ethnic process of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 but also have become prerequisites for resolving problems of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finally , taking the continent of Africa as a case ,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views on the correct way to handle and resolve issues of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Problems of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and Their Influence upon Geographic Politics

..... **Cao Xing**(6)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questions such as ‘ the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 connotation , classification ,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and problems of these groups , then analyses the conditions and causes that give rise to problems of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 the evolution trend of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 influence upon geographic politics and the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us in the course to resolving problems of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A Survey of the Sino - Vietnamese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Fan Honggui**(14)

There are 12 Sino - Vietnamese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and 2 unidentified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identifications of China ’s authorities concerned , but the number is 26 according to identifications of the Vietnamese authorities. The difference is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ethnic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and methods. Those group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kinds : (1) ethnic groups migrating from China into Vietnam ; (2) indigenous peoples still living in the original places ; (3) ethnic groups migrating from Vietnam into China ; (4) ethnic groups migrating from China via Laos into Vietnam. Devoting much attention to the work concerning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will exert positive influence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djacent countries.

Khmus ’ Cultivation Rites and Taboos

——with Additional Remarks on the Insinuation Law in Sympathetic Magic

..... **Zhang Ning**(21)